

第六回 孝女捨身行孝猶費周旋 金夫消屈得金全不費力

詞曰：

思盡孝，想成仁。豈惜捐軀與殺身。涕流梅子酸侵鼻，胸咽蓮心苦死人。

右調《搗練子》

話說王員外因不肯畫字，被他們說的說講的講，逼得進退無計，祇把眼看著翠翹，撲簌簌兩淚交流。翠翹見爹不肯動筆，因發急道聲：「爹，你不畫字，事必難成。此事不成，爹行必死，一家必流落。與其立而視爹行之死，一家流落，毋寧我身先死，不見為淨。罷罷罷，休休休，滿腔心事一齊丟。」因大叫一聲：「爹爹，我先死也！」照著柱子上就是一頭。王員外突然看見，魂都驚出，忙向前急抱時，已撞暈了，撲身倒地。慌的他亂叫：「我兒快甦醒，你爹爹畫字了。」王媽媽、王觀、翠雲一齊圍著，叫兒的叫兒，叫姊的叫姊，叫姑娘的叫姑娘，一面取滾水來灌。灌了多時，翠翹方醒，道：「爹，你不肯簽押，灌我活來何用？」王員外連連道：「兒，我畫我畫，一家人都畫就是，兒好揣掙。」又半晌，翠翹哭道：「甚麼好女孩兒要搶著做，祇是若不如此，必至大家同死，王家宗祠一旦斬矣。想上想下，捨我一身，便全了多少大事。你們若畫字，我自不消說；若不畫字，我不是刀上便是繩上，不是水中就是火中，尋個自盡便了。決不看你們死的死，流的流，苦的苦，刑的刑，受這些活地獄。」王員外道：「我一筆畫了便是。」翠翹道：「你莫騙我，你捨不得女孩兒死，一家人都簽了花押把我，我方纔起來。」

王員外見女兒如此行徑，不敢執拗，忍氣吞聲，含淚咬牙，祇得拿起筆來簽了一個花字，遞與妻子。王媽媽哭道：「兒，我不簽這字，還是我的女兒，簽了字便是馬家人了，叫你娘怎下得手來！」翠翹道：「娘，譬如你女兒病死了，也要過日子。你女兒如今是嫁不是死，還可寬一著，不要恁的悲哀，反添人的腸斷。」王媽媽含淚，也畫了一字，遞與王觀。王觀道：「姐姐，自古道得好，養兒防老。今日之事刀斬斧剝，乃我該當的職分，與你何干，怎麼叫姐姐遠去天涯，賣身教父，我心何安，我心何忍？姐姐，叫我這筆怎麼拿得起來！」言罷，又放聲痛哭。翠翹道：「兄弟，我值得甚來，你一身上關祖宗享祀，中關父母教養，下關子嗣宗枝。你姐姐止於此了，不能報父母養育之恩，全靠兄弟代我善事雙親。兄弟你若以姐心為念，克孝雙親，你姐姐就死在他鄉，也是瞑目甘心的。」言罷，倒身便拜道：「年老爹娘，全託兄弟孝養。」姊弟哭做一團。終公差道：「王大爺，簽了字兌銀子，好做正經事，不要祇管悲傷，哭壞了令姐。」翠翹聞得此言，便住了口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哭也無益。兄弟你且畫了字，清結了官司，還有日把耽閣，替你慢慢再說。」王觀見父母都已畫了字，硬著心腸也簽了一個花押，翠翹拿了遞與咸媒婆，咸媒婆遞與馬客人。

馬客人看了，叫服侍的取出銀子，兌了四百五十兩。翠翹央終公差到緞子店裏借了一個天平，一封封兌過，少五兩天平。翠翹道：「此銀本不該爭添，但我為父賣身，不得不如此明白。」那姓馬的添足了。翠翹對終公差道：「今日還見得成麼？」終公差道：「這個早晚見得的。」翠翹道：「如此極好，事不宜遲。你寫了一張清白文書，我把公分銀子交了與你，官裏銀子待我兄弟拿了。你同我父親去見你本官，當面討個清白執照。事完回到我家，喫個清白酒。馬爺也屈在這裏一座。」終公差道：「姑娘十分爽快，會做事。就著我兒子終勤在這裏相幫買辦，我們同進衙門，先完了官府的事，再來寫清白文書，完這私事。」對那姓馬的道：「馬爺也同到衙門前耍子耍子，便好回來喫酒。」就叫那姓晏的寫起一個討清白的手本，一紙鄰舍十家口的公舉呈子，拿一個拜厘，盛了一百兩銀子，大家一齊到中城兵馬司前，同王家父子進衙門。傅梆直入後堂，叩見楊兵馬，道了前事。兵馬道：「既有公舉，合是屈情，我替你十分脫個乾淨便是，文書上不曾沾關你父子。那賊頭我帶來還要分啗他，不許沾關你父子。把這公舉呈子落房存案，執照一個、去示一張，你拿去作護身符。若有人干連你，都在我老爺身上。」當面批了手本執照，就著該房憑那張公舉呈子立了一個清白案，當面開了鐐枷枷鎖，王家父子磕頭謝恩而出。

終公差又同他見響馬道：「你們都是好漢營生，這王家父子實是與他無干。你就咬定他，左右也替不得你，可憐弄得他家破身亡，也盡夠他受用了。他賣女兒銀五十兩送與列位買命，列位可憐，不要扳他，放條生路罷。」一個響馬道：「他原不曾與我同事，祇替我喫了兩席酒是真的。後來我犯事，他便丟我們去了。我們怪他沒情，因此上牽連他句把兒。既是說過，今後不牽連他便是。」王家父子連連叩謝，獻上銀子。響馬道：「多謝你，我們再不扳你了。」終公差同王家父子出了監門，道：「便宜了五十兩，到該房用兩分兒，做得案卷便掙些。」王員外聽從，算了五兩銀子遞於終公差，同見刑房。刑房原是官府吩咐過的，落得做人情，立時做起案卷，洗得十分乾淨，送進行門，用了印信不題。

王家父子脫了罪名，餘下四十五兩銀子，在街坊上買了兩件衣服，回家見了妻女道：「官司倒都了帳了。」翠翹轉悲為喜道：「祇要官司清白，自然做起人家來。爹爹、兄弟如今是無罪人了。去梳梳頭，帶了巾兒，謝謝終老爹。」父子兩個真正去梳洗梳洗，穿起衣服。文物衣冠，非復囚頭囚腦之狀。上前替終公差作揖申謝，又替姓馬的見了禮，咸媒婆亦作了揖。

終公差寫了一張清白包管文書方完，那些夥計一齊走到道：「聞得衙門裏說，王家父子都已釋放，想是心事妥貼了，我們特來恭喜。」終事道：「來得正好，王員外備了一個薄禮，欲著我來相請。有五十兩銀子在此，列位在這清白文書上簽一花名，便領去公分就是。」眾人見官府已是清白，落得做好人，一齊道：「這事原是假的，既是終老爹代管，我們自然聽命。」一人簽了一個花名，作了一個揖，道聲恭喜，拿了公分去了。

終事對翠翹道：「姑娘孝心所感，開口件色順溜，兩處省下了一百兩。」翠翹道：「此皆老爺所賜，就將這五十兩送與老爹作辛苦錢。」終公差道：「姑娘再不要說起，那家掛得沒事牌，那家必得好兒女。你賣身救父，這樣銀子是用不得的。我家也有女兒，人心都是一樣，見賢思齊，員外虧得有你這樣好女兒，所以逃得這條命。我看你父子恁般傷情，我若是個財主，我就替尊用了這項銀子，全了你父子分離，也是陰鷲勾當。可惜我有此心，無此力，空抱了一點好念頭。我是不想趁你銀子的，若是要趁銀子，怕這一百落下來的我不會趁，倒在姑娘手裏接五十兩銀子。這話再不消提起，留與令尊作本錢。可憐遇事之後，室如懸磬，野無青草，不知幾時做得人家起來。這張清白文書好生收了，是要緊的。」翠翹欲強他受，終事發激道：「我說不受，定是不受的，苦受這主銀子，等我家也遭橫事，女兒也去賣身！」翠翹連連道：「不消發誓，我曉得終老爹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了，但真此大恩，何日方能圖報！待奴家拜為繼父，遠嫁他方，早朝夜晚，對天禱告，繼父終公，願你多福多壽多男子。」言畢，倒身一拜。終事憐之，得受兩拜。

須臾酒至，外則馬客人、晏九如、終子貞、終勤、王員外父子；內則咸老娘、他們母子姊妹。酒至半酣，馬客人起身道：「王老爹官司已完，令媛卻要明日過門。小弟來日已久，急欲登程，不能少待。」王員外含淚道：「尊客明日求停一日，待老夫辦些鋪陳衣服，後日過門罷了。」終公道：「要在後日，我承姑娘拜我為繼父，也要尋些首飾衣服，打發山妻小女來送至。」馬客人沒奈何，祇得應允了。後來終、王二家竟成通家之雅。王觀讀書長進，討了終子貞女兒為妻，也受縣君誥命。這是後事，按下不題。

當日酒為事擾，不能暢飲而散。終公留馬客人到自家屋裏居住，恐他乃遠方過客，不能深信，留在自己家中，以釋其疑。客散，王氏一家，人人辛苦，個個勞倦，都去睡了。獨有翠翹為金生一案，懷在胸中，不能頓釋。想著前日定盟光景，今日賣身光景，後日相思光景，以足頓地低聲哭過：「金郎，金郎，你妻子要抱琵琶過別船了，你回來時若是剛腸男子，將奴撇開一邊，翠翹之罪猶可減卻一半。若真情不化，臥柳吞花，朝思暮想，你妻子之罪，擢髮莫數矣。匆匆離別，無物慰他，再作數字以寄別懷。表我大不得已之心，訴我無可奈何之苦，金生其有以諒我也。」裂素裙一幅，咬破了中指，瀝血傳情。

簡曰：

自君之出，禍起蕭牆。仰盼歸期，痛焉欲絕。父罹法網，義在必救。琵琶再抱，實為君羞。錦水有魚，玉山有鹿，彼物而親。嗟世之人兮，苦分離而莫聚。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，臨別拜言，珍重萬萬，義盟千里，金兄文台。辱愛妾王翠翹泣血斂衽百拜。附上俚言二律，別情怨況，殊不成詩，聊布此衷，一點赤血耳。仁人不棄，置之案頭，尚有依依小婦向君子訴別怨也。

詩曰：

寄別傷心一紙書，封緘清淚濕翻口。
溪邊雲水驚回雁，湖畔煙波少尺魚。
柳色低垂春正好，梅花遙折意何如。
知君返節應憐我，無奈東皇促去車。
情不能已，又續一律，單言昔日要盟，後日會期，發淡仙錢塘之兆。

詩曰：

回首論盟慷慨深，花魂月魂幾追尋。
梅花不寄南來信，芳草誰牽別後心？
來鳳軒高雲五色，望夫臺迥價千斤。
相思莫下臨清淚，夢兆當時卜武林。
題罷，淚已濕透鮫綃，一派血紅，難分孰是血書，孰是淚痕。正是：
腸斷斷腸腸欲斷，淚痕珠上加痕。
且聽下回分解。